

適園叢書

張宗祥





太平治蹟統類卷五

宋彭百川撰

眞宗聖政

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奉遺制卽位

四月戊戌始見羣臣於崇政殿西序 癸卯宰相呂端加左

僕射 甲辰太子賓客李至爲工部尙書李沆爲戶部侍郎

並參政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翌日求對懇辭上曰全
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上召輔臣問曰郭贄願留如何
對曰近例亦有之上曰朕初嗣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
人卒遣之 上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

夙負詞名三十年儕於眾僚甚可念也朕在宮府多令楊億

草奏文理精當世罕偕者宜卽加獎擢 辛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爲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爲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朝試而命焉 乙卯羣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從之

五月丙寅始御正殿視朝御後閣事如常儀 丁卯詔御史臺告諭人君有過政事或虧軍事臧否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 庚午詔以億兆之至蕃未聞有九年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又詔三司及茲歲稔大爲市糴以實倉廩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承受公事朝臣使悉召歸闕上初聽政務從簡易也 上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

多幽閉可閔朕已令放出之呂端等曰陛下踐阼之初首行此政實哲王之懿範也 上謂宰相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祥瑞之物來獻此甚無益在朕薄德非所敢當但令五穀豐稔且得賢乃爲瑞也 辛丑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上卽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拜乃聽請入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向也若水好汲引後進雅重賢士意豁如也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爲縣佐者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 上居憂日對輔臣於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願命元老朕安

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膚體洪大宮庭階祀頗峻命梓人爲端
納陛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
陳當世急務具有條理上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
赴闕詢以民間利病

八月己亥以曹彬爲樞密使兼侍中罷旄鉞戶部侍郎同知
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爲樞密副使上謂之曰
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者處之乃可鎮
靜而責成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佐助之兵機邊
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略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
議至於三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

故首加擢焉。乙巳令曹彬赴中書成禮彬請就樞密院上以彬位兼左相特寵異之。

九月先是壽州獻綠毛龜金文粲然界道上以爲介蟲而毛天意或有所誓戒令宰相詳考以聞於是呂端等言臣等寡聞安知天意然嘗聞於師曰聖人之意與天符合苟睿思徘徊屬於一物必神靈胥鬻有所啟焉今神龜所得之地地名壽春陛下頃升皇儲實自壽邸由是言之則是龜也特爲陛下而生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既壽且昌乎又龜在水族義生乎陰介者剛彊不賓之人柔伏來庭乎望陛下欽若天意彌若曰將有剛彊不賓之人柔伏來庭乎望陛下欽若天意彌聞皇猷雖休弗休日慎一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哉上曰朕

以爲龜有毛者文理之象八卦蓋文理之實也附毛文理之

華也豈天意有所屬乎卿等其悉修輔慰朕意焉比部員外

缺惟新所宜缺譽道唐虞之缺施於君子任賢勿口愛而知

其惡憎缺遊无以血方缺剛而缺大行之惠茲答天地敷錫

缺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時有建議請增損舊政者上

曰先帝賜名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於其道

也罔極之訓朕何敢忘因涕泣沾衣左右無不嗚咽 丙寅

初分三司句院爲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王欽若判三司

都催欠馮由司欽若新喻人初爲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

司以穀溼不爲受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不得輸欽若悉命

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溼穀即不致朽敗太宗大喜手

詔褒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七十縣民租特有
飛語聞上言按田官欲收民情所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御
史臺探帝意遣使覆實乃詔東西諸州選官閱視亳州當按
視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覆按甚詳抗疏言田實旱開封
止放七分乞全放既而他州官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
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爲欽若危之踰年而上卽位於是擢
用欽若因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
敢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旣爲三司屬虞部員外郎
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訖今督理未已民病不
能勝僕將爲蠲之欽若卽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上大驚
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

下心爾上感悟卒從其言

十二月戊午祕書丞句當京兆府三白渠孫勉上書言九事
一擇賢材二詢讜議三遠邪佞四務節儉五明賞罰六謹號
令七重使介八審薦舉九推恩信賜詔獎之尋試授直史館
國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合別未有定
制京西或爲兩路又爲陝府西北路淮南分爲西路江南分
爲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爲東北路其西南
路其西路實兼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陝路西川又分東
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爲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
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
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

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陝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咸平二年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始置兩使

咸平元年正月辛酉朔改元

夏四月上謂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認朝旨更令理納頗聞細民愁歎此甚亡謂也己酉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軍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上由是眷欽若益厚上謂左右曰轉運使按察官吏事權甚重近地猶易爲聽察遠方固難便聞知太寬則弛慢太猛則苛刻必須廉平之吏寬猛適中 呂端久被病詔免朝謁累上疏求解戊子罷爲太子太保戶部侍郎張齊賢加兵部

尚書與戶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李至罷爲武勝
節度使溫仲舒罷爲禮部尚書樞密副使夏侯嶠罷爲戶部
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向敏中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
爲工部侍郎宋湜爲給事中並爲樞密副使 庚寅上謂輔
臣曰羣臣眾有謗言達於朕聽者詢之於眾似得其實然人
誰無過但能循省遷革則爲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
用也 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宮官自理於
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
之上許焉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
所分財少乎皆曰然乃命各署狀結案卽遣兩吏送甲入乙
家乙入甲家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遂止明

日以聞上大說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上自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爲常

十一月戊午上謂輔臣曰國家所重儉約爲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於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好儉則家有餘積自然廉遜興行盜賊鮮少蚩蚩之眾登於富壽也

二年二月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表述上登位以來放天下逋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請付史館

上謂輔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承先志耳因命學士
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
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卽拜右正言知制誥己
酉上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
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之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
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閏三月庚寅詔有司力役之無名營繕之不急者悉罷之
上以亢旱詔中外臣庶並直言極諫詔書略曰朕累降詔書
大開言路頗多叢脞罔副詢求思得讜言以答天休善者必
加甄賞否者亦爲優容勿尙靡辭復談鄙事時有上封事指
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上覽之不悅謂宰相曰此輩皆非良

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朝廷比開言路使言之當理宜加旌賞否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材備員臺輔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補朝廷上曰卿真長者矣

四月丙子上謂輔臣曰德行冠四科若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張詠知益州有民家子弟與姊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見命掌貲財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之以酒醉地曰汝妻父知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儻遽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取以七分給其子三給壻皆服詠明斷拜泣而去

十月丙寅令諸路轉運使申濠德化惠民之制歲豐則增價以糴饑歉則減直而入之

十一月丙戌上御朝元殿受冊尊號加門下侍郎戶部侍郎
李沆加中書侍郎 乙未詔以邊境驛騷取來月暫幸河北
甲寅車駕發京師 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於中軍樞
密副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陣橫亘數十里

三年五月戶部判官右司諫直史館孫何出為京東轉運副
使上疏曰國家共治之任牧守為本親民之官令長為急前
代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也今則兼隋
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蔭登朝居千騎之長
胥徒祇役開百里之封或目不知書或心惟黷貨屬當盛世
尤宜釐革望令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籍蔭入仕者非灼
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

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

十一月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平章事張齊賢與李沆並相
情好不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爲疏
闊 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欹側幾顛仆殿
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寒飲酒禦之遂至醉
頓首謝罪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
私 甲午齊賢罷守本官

四年八月壬子上觀稼北郊宴射於含芳園都人望見乘輿
抃躍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遊幸百姓歡呼如此物情不可
强致蓋陛下臨御五年務行仁卹所以中外咸悅上曰但不
擾之自然快樂蒙正又曰今秋大稔太平有象時和年豐卽

爲上瑞上曰朕以邊事未寧勞民供饋蓋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驅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

冬十一月丁亥幸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國田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爲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麤足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十二月乙卯工部侍郎致仕朱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賞罰得失且言天下至廣宜急擇賢才以張治具儻限以常格則英俊無由自達矣上曰昂已退居復貢直言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仍錄一本留中

六年九月上又謂近臣曰比來備邊專意西北至於遠方殊

俗要不可忽如川廣荆湖常須訓齊軍伍以爲邊備也

十二月癸亥上親閱逋負名籍釋系囚四千一百六人蠲物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逋債減除率斂其數煩多三司必以恩澤太濫虧損國計爲言上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吝於出納固有司職也

景德元年六月丙辰詔諸州民詣闕舉留官吏多涉徇私或非素願因而率斂重煩勞自今百姓僧道更不得輒詣闕庭如敢違越其爲首者論如律 上采羣臣之有聞望者郎中

邊肅殿中丞鞠仲謀司勳員外郎朱協比部員外郎陳英郝太沖李元太太常博士馬景何亮周絳謝濤衛太素國子博士陳昭度太常丞崔端高景徽祕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殿

中丞皇甫選滕涉陸元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曹
度將作監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閣門祇候崇
政殿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紬繹其詞氣
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爲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焉仲
謀高密人協昂第華州若谷南劍州涉虞城遵度淄川人也
好事者因號越等爲二十四氣以比唐修文館修士四時八
節十二月之數云

秋七月先是上召翰林學士梁灝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
灝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上不答徐問曰文行兼
著如趙安仁者有幾灝曰安仁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
美未見其比也頃灝卒 乙酉以知制誥趙安仁爲翰林學

士元敏餘杭人也後改名度李沆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庚寅遷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言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準好剛使氣何士安曰準亡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狄跳梁未復若準者正宜用也不越月遂與準俱相

九月詔諸路轉運副使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爲三等公勤廉幹惠澤及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貪猥者爲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之請也

三年三月己未太常丞兼集賢院任隨上言上覽而嘉之乃降詔曰國家設諫諍之官廣求言之路蓋欲彌縫闕漏啟迪聰明而處職者姑務因循罕聞蹇諤茲爲尸祿曷副虛懷自今宜竭節箴規悉心獻贊賞罰之典斷在必行

八月丁丑上謂王旦等曰凡裁度機務當知本末朕每與羣臣議事當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冀盡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若是爲難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 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司天言歲在酉戌乃可行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氣序均調所謂人情平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求治屈己爲民夷狄懷徠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賀上曰亦卿等

之功也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

四年二月壬申上以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爲戒至於祿秩賜與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當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蹟昭然足證也內侍史崇貴嘗使蜀上言有知縣王姓者貪濁有佐官名昭度者廉幹乞擢爲知縣上曰內臣將命能采善惡固亦可獎然恐外人未爲厭伏當須俟轉運使審答之 丁丑上謂王欽若等曰近覽唐實錄恭宗卽位坐朝常晚羣臣班於紫宸殿有頓踏者拾遺劉栖楚切諫叩龍墀不已宰臣宣諭乃退恭宗爲動容遣中使慰勞諫臣舉職深可獎也而史臣以逢吉之黨目爲鷹犬甚無謂

也今所修君臣事蹟尤宜區別善惡有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宜析理論之以資世教

五月有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軌嘗憤李敬玄異已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敬玄卒敗軍事皆不以國家爲慮者也上曰若然則險僞之輩世所不能絕

六月上謂馮拯曰齊賢仲舒每言朝廷當選任英俊勿使沈滯下位及令舉官不卽應詔洎迫之亦後於眾人豈不畏言行之戾耶

秋七月上謂輔臣曰比詔庶官上殿不得以無名劄子奏事蓋慮邪說因緣交鬪而近日以來殊無獻言者卿宜勤接上

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 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地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

八月壬戌諸路皆言大稔淮蔡閒麥斗十錢粳米斛錢二百詔三院御史命大臺采聽聲譽不稱職者具以名聞言事者言愚民無知信佛過當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減罪蠱害斯甚宜行禁止上曰習俗既久安可遽絕然佛之爲教本於修心若能悟理爲益滋大又其教尙忍則國君含垢亦其義也國君苟能憂勤政治惠養兆民不必像設自爲功德耳

十一月丁丑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曠土盡墾闢苗稼豐茂民無差擾物價甚賤惟當

慎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知節曰西北二方久爲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如唐室貞觀開元稱爲治世措置兵甲樹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皆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指授上曰前代求治之君務在周知德宗思欲威加天下知書自任羣臣雖復上言多所不愜以是人頗循默此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有憂色蓋以天下至廣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羣臣之見亦未及遠此太宗所以憂也今陛下聽斷如流尙以爲戒茲實天下幸甚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上語輔臣曰京師遠近邇來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爲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計所費歲不

下十萬兩宜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鎖金之類亦不須用
五月甲申上出御筆所記事示輔臣曰宮禁之內人數非多然幽閉可念昨令擇一百二十人厚資遣之此亦節用之一端也

二年四月詔京師所糶常平倉粟前詔雖已減價可更斗減五錢凡糶九千餘斛京師物價以故稍平 庚午上謂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累歲豐稔若所在得人則何憂俗不康阜哉朕孜孜求賢猶慮在下位者思有以庇民報國而朕不能亟知且峻用之既久不爲朝廷所知因亦惰志卿等有聞當卽啟白苟得其人則國之利也

八月上禁銷金嚴甚還自東封後宮杜氏乃服以迎車駕上見之怒遂令出家爲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

十一月丙辰上作文武敕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賜幕職州縣場務官戒勵敕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并賜一軸

三年三月丁酉上謂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場不聳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誓置之座右乃出貴廩食珍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上作念邊詩賜近臣和上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陣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

四年五月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諸州循僞制輸丁身錢歲凡

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爲僮僕或度爲
釋老

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

五年七月戊辰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竊覽方冊見唐虞
之制立四嶽十二牧於是百工允釐百揆時敘又言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爲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
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
言也傳示天下後之人孰不稱頌哉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
方須擇守竊見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
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
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寮鳳閣侍郎常

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浙江六郡方切
擇人苟有關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矧方冊非遙
事故仍在儻以爲允乞舉而行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請重親
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以累更外任方在要職不許

八月知昇州張詠頭瘍甚懇求分務 壬寅命薛映代之映
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上覽奏矍然曰
此豈朝廷所知耶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

六年七月知濱州呂夷簡請免河北農器之稅上曰務穡勤
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弗稅農器 丙寅詔曰自

我京畿達於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增損之欺寧有
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裝納倉廩之處及在京諸

倉監官等並須兩平受納不得侵削所收羨贖不理爲勞績
但一界幹集別無逋負卽依元敕施行 庚子放宮人一百
八十四人 乙丑新授杭州觀察推官朱昌符等四百六十
人入謝上願謂輔臣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等曰選
眾拔士十得二三亦以爲多矣然遭逢盛時登此科級儻才
行兼全則亨途何遠因言昌符卽台符之弟上曰台符有文
學其著述可采甚嗟念之

閏六月庚辰王欽若寇準詔編修后妃事蹟七十卷賜名彤
管懿範上謂輔臣曰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
詔愛民抑暴而已吏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掇斂以爲
公或曠職務以爲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

十二月己亥以御製陳書詩並注賜輔臣曰隋煬帝初平陳
斬五佞人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及其無道乃過後主深
可浩歎也王旦等曰陛下博觀載籍非惟多聞廣記皆取其
規鑒談經典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爲君必究其治
亂言爲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垂世之作今
之文章爾雅摺紳稽古皆聖訓所及也

九年二月乙酉上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
崇宋璟眞名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爲至當而過信國忠林
甫深可惜也王旦曰姦邪之人誣陷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難
辨而外人罕敢極言以取禍故國忠林甫得以專陷人人君
若能察陷人而自進者上可見其七八唐室顛危數矣而人

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溥厚也

秋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徧於郊裏視蝗多死者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之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且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皆力請之且固稱不可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庭閒者上顧謂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執政皆頓首曰王且達識非臣等所及也

九年七月甲子詔自今天下郡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侵擾客戶遇災沴卽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振貸上曰朕以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田之理遂降詔申敕時以亢旱龜山僧智

悟請就開寶寺福聖塔斷左手祈雨是日雨降自秋不雨上
憂形於色減膳徹樂徧走羣望及是霑沛中外忻慶分遣官
致謝於所祈處上作甘雨應祈詩近臣畢和

九月上謂輔臣曰平定軍等處運糧采木始勞百姓復役軍
士罕能酌中以愛民爲心者不恤士卒以士卒爲任者罔念
黎庶此實蠹政之本也

天禧元年春知建昌王耿上書言時政要務有七事一曰省
災異二曰廣言路三曰明享祀四曰正服用五曰察黨與六
曰謹修養七曰嚴邊備上覽而嘉之詔京城發常倉粟置
場十四糶米加至百石

五月戊申詔以仍歲旱蝗民多流徙遣分各路體量安撫所

至不得宴樂游從長吏亦不得迎送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奉
詔東京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令舉放以濟貧民俟秋
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爲受理從之

八月上欲相王欽若王旦言且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
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之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
賢士乃可臣備位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
旦罷上宰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
郤十年

二年正月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議粥錢糶官粟以惠貧民
三月丙辰上謂宰相曰雨足麥茂豐稔可期貧乏之民事須
拯濟州縣先貸糧種或恐吏卽收理宜亟止之

八月乙未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左正言集賢校理宋綬言
本司屢經恩赦除放欠負差官詳定內有事節未圓者凡六
十八州軍共六百七十三萬貫石斤兩計三千二百餘人至
今報應未備望令轉運司選官與長吏催欠官詳酌如合蠲
免限半月聞奏從之於是皆獲蠲免焉

三年四月己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永興軍府
寇準赴闕

六月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爲太子太保

十一月庚辰屯田員外郎鍾離謹言竊見諸州長吏於境內
雨足苗長卽奏豐稔其後霜旱螟蝗災沴皆隱而不言上罔
朝廷下抑民俗請自今諸州有災傷處卽時謄奏命官檢視

如所部豐登亦須俟夏秋成日乃奏如奏後災傷聽別上言
隱而不言則論其罪從之

四年九月己酉以會靈觀判官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
爲刑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夷簡治開封府嚴辨
有聲上識其姓名於屏風意將大用之也

十二月丁酉上不豫久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
宮位三少上丁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晏見上問曰卿何
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
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
旣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
院降白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爲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

之寤也

乾興元年春上崩於延慶殿

六月土大行皇帝諡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真宗陵名曰永

定陵

冬十月葬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

真宗經制西夏

至道三年上即位

缺

去王師俘馘

缺

嚴卒乘來即

缺

宜庶

缺

田錫應詔上疏言役民之害莫大乎用兵甲挽芻粟利害

有大小康濟有先後今利害之大者莫先於舍靈武康濟之

先者莫重於安關輔甲兵不興而輓運絕矣今關西二十五

郡時雨稍愆秋田失種府庫未實倉廩尙虛若西戎輒敢騷

邊北狄忽來犯塞則朝廷何以備之臣聞去年九月十九日永興環州慶州延州清遠軍隰州同日同時地震此非小變也關輔若有寇盜弄兵萑蒲聚嘯則臣恐吳蜀閩越淮南湖南將有幸災而乘便者又言聞朝廷遣使往諭遷賊繼遷聞朝廷告哀亦能舉部族大臨縞素受命貢奉謝恩既未聞乞守塞垣又未聞乞歸朝闕大臣必有擬議必有臧謀謀之允臧計必先定翌日又奏今靈州閉壁以待饋糧不敢禦寇昨聞百官饋送糧草死者十餘萬人糧草二十五萬到者七八萬非戎人劫掠之又非戎人殺戮之自相蹈藉或因被劫奪飢餓既眾死亡遂多去雖援之以甲兵還卻害之者士卒今關西人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聲感動行路冤枉之

苦軫視聖心非三十年生之聚之教之化之未可以致太平也

冬十月通進銀臺司田錫又上疏曰昨楊允恭請置糧草車

三千輛須推車兵士一千人

允恭事見九月丙

盧之翰乞自京支撥

錢四十五萬貫度支奏五月下旬靈州米斛十貫又須車子

運糧是邊上素無儲備矣請自京支錢是帑庫素無積蓄矣

米每斗十貫是靈州今已餓殍矣未審朝廷惜靈州有何所

得棄靈州有何所失陛下宜精於所慮斷在不疑

十二月辛丑上訪宰臣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略

曰遠人狡詐古聖人置之度外何必竭膏血較勝負靈州自

鄭文寶爲國生事致朝廷旰食懷西顧之憂關輔生靈困轉

轉之役積骸蔽野十室九空餓殍滿城邊氓盡歿歸然空壁
老我師徒而張頤待餉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石而止獲
六萬此則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繼遷若急攻不已則城
危可知今緩而來者意欲竭我財用困我民力墮彼之計也
當此之時若不改弦更張則前日之患未艾也或言靈州者
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反爲敵有臣應之曰凡謂咽
喉者必金城湯池屯兵積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今則
閉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之有哉且螯手斷腕事非得已
蓋所保者大況繼遷之眾行逐水草居無定所豈有如漢兵
守陴必不然矣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上察其變詐時
方在諒陰姑務寧靜予以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

吉爲定難節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又以張浦爲鄭州防禦使遣還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將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及眷茲遺命實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上甚說

咸平四年十二月邊臣請城綏州以遏黨項朝臣互執利害呂蒙正王旦王欽若以爲修之不便李沆言修之便惟恐勞民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曰修之便上以境土遐邈難可遙度其事仍命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侍禁閣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焉時靈州孤危詔羣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卽日奏疏略曰臣竊見太宗朝命姚內斌

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五六千而已闔外
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羌戎畏威
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選有將
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各部諸郡量其所將兵多少
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稅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髦俊爲
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
宜而行儻賊遷侵邊軍城進擾內屬蕃部並唇齒相援腹背
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卽召發內屬討虜生羌俘獲之
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卽遷賊
心稍稍奔潰親離眾叛事去運乖煢居獨立誰與爲伍但塞
外一邊人耳安能與大邦爲讎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

臣以爲北鄙方強其財猶豐嘯聚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祇得兩三驍將付三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遷便可計日成禽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上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爲靈州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上頗然之宰臣李沆奏曰若遷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上愕然曰卿何獨與眾異也沆曰臣謂莫若發單車之使召諸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閏十二月丙戌西面行營使秦翰爲鈐轄領步騎六萬救靈州上問王超超上二圖其一遇賊卽變而爲方陣其一置資

糧在軍營之外分列游兵持勁弩賊至則易聚而并力圖頗采李靖輜重法上甚獎之

五年正月甲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鎮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初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武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爲繼遷所獲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沒於賊賊進陷清遠軍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卽命驛召文寶詢其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棄於是遣王超西討乃詔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運使事孫全照至綏州乃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

度之儻有所利亟令施功如其不然卽可罷役

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

四月錢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尙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彫殘今欲復城之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於曩日且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黃河及大小鐵碣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綏急用師輸送難阻其地無險如若修葺未備蕃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毀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采用徒爲煩擾絕

無所用乞罷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上甚喜納初若水
率眾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戎將所服上知之謂左
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尋復遣若水巡檢陝西沿邊諸
州聽便宜制置邊事及還拜鄧州觀察使 李繼遷復以二
萬騎進圖麟州金明巡檢使李繼周擊之未解麟州濁輪部
署曹璨請濟師上曰麟州據險三面孤絕州將戮力足以禦
賊但憂城中乏水旣而賊果據水寨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
之 李繼遷率眾攻麟州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閣門祇
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賊皆披
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 丁丑繼遷拔寨遁去 壬辰上
始聞麟州捷謂左右曰遷賊猖狂以來未嘗如此喪敗加以

又三 治 路 系 卷 五
威虐脅從其眾若頗有奔衄人心必離易爲圖也 詔以衛
居實爲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遷秩各賜錦袍金帶仍令籍
立功將士以聞初城乏井泉而被圍之際暴雨沾洽人皆置
器鑿池以貯之城外雖有泉水列寨爲防而垣牆闊遠難於
固守至是河東部并匠至州開鑿上因欲激厲邊將乃縣環
慶部署以下詔書諭所以賞居實等之意

景德元年正月丁未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博羅僞降
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耆龍族合擊之
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喇
嗣位名德明遣中使齎手詔諭西面緣邊部署鈐轄等宜承
賊遷旣死速圖攻取之策飛驛以聞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

邊議趙德明事

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崇貴與敏中實總其議焉

二年六月辛卯鄜延路鈐轄張崇貴言趙德明已奉表歸款今河西蕃族各守疆界詔諸部如德明無所侵擾則勿縱兵出境 甲午張崇貴自延州入奏詔諭以繼遷昔時變詐之狀今當使德明自爲誓約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弟子入宿衛送掠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者稟朝旨凡七事則授德明以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四萬貫匹兩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俸聽回國往來放青鹽

之禁凡五事遣閣門通事舍人焦守節偕往呼德明親信示之如能順命卽降恩制旣而德明使張浦詣崇貴等面議及致書疏但多邀求不肯自爲誓約也 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馬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旣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如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它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 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上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

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曹瑋等
各請出兵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
初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邊不解甲使中國
西顧而憂今方其國危子弱不卽禽後更盛強難制願假臣
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闕下復以河南爲郡縣時不可失朝
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向敏中等言德明終未推
誠恐難盡副元約但令遣長子親弟宿衛京師及貢結誓表
自今毋得攻劫內屬蕃部縱有爭競亦當奏裁如詔書所許
三事頗爲要切候其親弟到闕并得誓章則所許三事願悉
與之上意許焉又慮德明空接續進奉肆其要求在彼固無
虧損而我漸失機會復賜敏中等詔令亟圖之并以蕃部所

奏德明迫脅攻劫事狀付敏中等且言所掠去蕃口縱不能
給還亦當重作要約絕其後犯

九月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勛來進誓表且言保
吉臨終謂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一二表未蒙聽納但連表
上祈得請而已又言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
立功效冀爲異日賞典也上賜詔嘉獎焉

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爲定難節度使西平王給俸如內
地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
甘沙首領辛未以六宅使獎州刺史內侍省右班都知張
崇貴爲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押班都知賞其功也
丁丑以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爲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

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
錢二萬貫茶二萬斤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戊辰趙德明嘗以饑上表乞糧數百萬
上出其奏示輔臣眾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
干請乞降詔責之王旦獨不言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欲降
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饑朝廷撫御荒遠固當振救然極塞芻
粟屯戍者多不可輟易已敕三司在京積粟百萬令德明自
遣眾來取上喜從之既而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
臣不合如此

丁寇南遷之禍

天禧三年夏五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寇準

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軍節度使丁謂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參政改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誥辭謂甚恨焉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甚媿之由是傾誣始萌矣四年六月丙申以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封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爲樞使曹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武夫豈解此國家大體邪利用由是銜恨丁謂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爲馬軍都虞候劉美妻時上不豫難於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祕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於蜀準固

請行法失皇后意一日準請閒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
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
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
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爲之辭
至自起翦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益懼
力譖準請罷準政事上不記與準有成言諾其請會日暮召
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
乃召錢惟演須臾惟演入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
例授準太子太保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
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
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旣誤召

因言恐泄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
疇昔所見者不知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
莫得其詳云

秋七月寇準罷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於上前曰準自罷政
轉更交結中外求見任用曉天文卜筮者皆徧召以至管軍
臣僚陛下親信內侍無不著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
早令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
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曰與
河中如何惟演乞召李迪喻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才
短不能制準惟演又言寇準宜令早出外準朋友盛王曙又
其女婿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三分二分皆附準矣

迪旣除宰相準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

七月庚午以樞密使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

寇

準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制辭云不務敦修密朋凶慝辱予

輔弼玷乃搢紳準過零陵踰大坡谿洞蠻抄掠酋長問而責

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耶趣還其所掠其在道州晨具朝

服如常時對賓客笑語自若初自罷相繼以三緇皆非上本

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

敢對上崩乃責雷州

九月丙辰以樞密副使周起知青州簽署樞密院事曹瑋爲

環慶路都部署管句秦州兵馬起素善準而瑋亦不附丁謂

謂惡之并指爲準黨故俱罷自寇準貶斥丁謂侵權至除

吏不以聞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及議兼職上欲令太子監總朝政令大臣各兼東宮職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謂執不可遂草熟狀謂加門下侍郎兼少師迪加中書侍郎兼左丞故事兩省侍郎無兼左右丞者迪舊人亦當遷尙書謂專意抑迪迪不堪變色而起 丙寅晨朝迪以謂改遷林特因訴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同列極意和解不聽遂入對於長春殿內臣自禁中奉制書置榻前上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受此命因斥謂姦邪弄權中外無不畏懼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且言寇準無罪罷黜朱能事不當顯戮東宮官不當增置又錢惟

演亦謂之姻家臣願與謂惟演俱罷政柄望陛下別擇賢才
爲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拯亦相爲朋黨上顧謂曰中書有不
當事耶謂曰願以詢臣同列乃問任中正王曾皆曰中書供
職外亦無曠闕事頃之謂迪等先退獨留樞密副使議之上
怒甚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
知鄆州制書猶未出丁卯迪請對於承明殿又請見太子
於內東門其所言不傳謂陰圖復入惟演恐謂出則已失援
自上欲留之并請留迪戊辰謂以戶部尙書迪以戶部侍
郎歸班事頗迫遽其制詞舍人院所草也筠所草訖不行
己巳謂入對於承明殿上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迪忿
詈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墊謂願

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杻子進於是入內都知張景宗副
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仍詔迪赴鄆州放朝辭卽時
赴任時命劉筠草制以馮拯爲相謂旣復相其制亦卒不行
謂始傳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
殊於樞密南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媿也上忽謂輔
臣曰昨夜皇后皆之劉氏獨留朕於宮中眾皆不敢應迪進
曰果如是不以法治之上寤曰無是事也后聞之由是惡
迪所以不得留

乾興元年刑部員外郎陳從易爲荆湖南路轉運使初從易
以送別頭進士失實奪一官以父老求鄉郡寇準惡之除吉
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及使湖外準時貶道州謂又謂從

易曰廬陵之事可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謂有媿色 戊辰貶道州司馬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知衡州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準坐與懷政交通迪坐朋黨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蹶然懼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綬遜謝乞加筆削謂卽用己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 謂惡準迪必欲致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旨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客宴客多州吏也起迎中使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嶽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

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書卽向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纜至膝拜赦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州縣以竹輿迎之道狹不能進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旣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云去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哉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卽自裁不死其子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臬腐乘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翁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翁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

生弄筆墨記事爲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始中使迫迪
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留數日爲治裝祖行諷正辭子也

初丁謂與雷允恭叶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
嘗以上臥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
馮拯等不卽言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同列陳其不可且詰拯
等不卽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
后滋不悅允恭旣下獄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聞
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退朝當留由
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且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
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
退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惶恐不知所爲以

笏叩頭而出 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議事謂獨不與知得
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
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身爲宰相乃與允恭
交通因出請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
干求管旬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
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先帝
陵寢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
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今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
欲誅謂拯進曰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
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請
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尙何議耶乃責謂爲太

予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
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曉諭天下謂所坐私庇允恭不忍破
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然其天姿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要
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任中正弟兄俱
降黜坐營救丁謂故也 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諸子
並勒停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
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
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
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寇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
平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
皆謂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

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準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十一月錢惟演罷爲太保大節度知河陽謂逐寇準惟演有力焉序樞密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謂得罪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拯惡之因請出之

天聖元年九月癸卯始命準爲衡州司馬準戊戌已卒於雷州弗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出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五年冬南郊肆赦中外以爲丁謂將復還侍御史陳揆上疏曰亂常肆逆雖小必誅左道懷姦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

竊據公臺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
妖術厭魅宮門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湮柴展禮渙汗推
恩必慮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要衝冀移善地李德裕止
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蕃卒無牽役請更不原赦
上然之

八年冬壬辰以丁謂爲道州司戶參軍始南郊肆赦中外謂
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劉隨言彼擅移乎陵
域將不利於君親只合取彼頭顱薦之郊廟殿中侍御史張
錫言謂姦邪弄國罪當萬死實無可憐由是止徙道州

景祐四年庚辰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
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得用詐遷內數年未必不復

用天下之幸非幸其死也天聖三年十二月謂家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遣人致於西京留守劉焜付其家焜得書不敢私卽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道州

真宗平王均

西川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符昭壽彥卿之子也驕恣不親戎務有所裁決但令僕使傳道多集錦工織作織毫所須輒配市人踰半年不給其直又縱部曲掠取之廣糴稻麥敗卽勒僧道備償僕使乘勢凌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右諫議大夫牛冕寬弛無政時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侯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眾整肅故所部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

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晁與昭壽大閱於東郊蜀人喜遊觀
兩軍衣服鮮弊不等均所部皆慚憤出不遜言 戊寅晁
具酒餽犒其牙隊而昭壽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延順等八
人謀作亂

三年正月己卯有中使自峩眉山還京師昭壽戒馭吏具鞍
馬將出送之延順等乃悉解廐中馬韉使跳躍庭下陽逐而
繫之呼喧之際延順率其徒徑登廳事擊殺昭壽并其二僕
據甲仗庫取兵器晁聞變外竄及轉運使張適同縋城出奔
漢州惟都巡檢劉紹榮冒刃格鬪或欲奉爲主紹榮罵曰我
燕人也北棄虜歸朝肯與汝同逆耶亟殺我我寧死義也延
順等亦未敢加害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

蓋自往招安延順執昭壽首未知所適忽見均至卽率眾踴躍奉均主指揮使孫進不從命殺之餘兵及驍猛威武軍悉合而亂紹榮縊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置官稱帝設乘輿以神衛小校張鐸爲謀主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均攻縣州不能克直趨劍閣知劍州祕書丞李士衡初聞寇作亂以州城難守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劍門均至士衡與劍門都監裴臻迎擊敗之斬首十數級民之脅從者率多奔潰士衡揭榜招降得數千人餘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眾乏食疲弊不敢由故道經陰平還成都時上北伐聞均反卽以雷有終知益州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川陝招安使帥步騎八千討之初知蜀州王懷忠聞成都亂時調鄉丁會兵進攻成都戰

不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引眾退保江原王均復入成都
二月懷忠檄諸州調軍民再攻之賊稍卻賊黨三道來攻出
官軍後懷忠分兵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雷有終等自漢川
與張思鈞帥大眾進討王均開城僞爲遁狀有終等率兵逕
入賊閉門發伏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墜獲免
四月王均自昇仙橋來襲官軍有終大敗之殺千餘人初張
詠聞晁代已曰非撫眾材旣而果然

八月乙卯王均自昇仙橋之敗徹橋塞門雷有終等以官軍
至清遠江浮梁而過渡直抵城下於北門之西奪舊草場因
築壘焉依壕爲土山分設鹿角造梯衝洞車攻具石普專主
之高繼勳張照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伉攻城西

楊懷忠與巡檢馬貴攻城南賊將趙延順盡驅凶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中流矢死神衛軍使丁萬重代延順據東城門接官軍又射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攻城者賊又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衄賊大宴其凶黨歌吹之聲達於城外時方暑溼攻城之人多被疾者有終市藥他州自和合療之詔復遣洛苑使人內副都知秦翰爲兩路捉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計議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鷹翅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城賊亦設敵棚號喜相逢樓

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起農夫戇懦無謀其僞宰相張鐸者性狡猾素習陰陽以熒惑同

惡先是均每日言大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
錯聞之卽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不令與人接於是
詔遣均子姪親族至城下招降官軍射箭開諭錯得箭卽令
焚之均皆不知也 王均多爲藥箭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
終募敢死士穴城閒道蒙氈乘燧而入悉焚其守具 甲午
令東西寨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已穴
城爲暗門門成賊鑽戟擁路眾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
厚賞乃麾戈直衝賊鋒稍靡遂克其城有終登樓下瞰賊猶
以餘眾寨於天長觀前密設架於文翁坊高繼勳白轉運使
馬亮願得稽秆油粃乃合眾執長戟巨斧乘炬以進悉焚之
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大安門復敗焉前後殺賊

三千餘人是夕二鼓均領餘眾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
尙疑凶黨潛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詰朝與翰登樓門牙吏有
受僞署爲三司使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於旁歷火其上盡
索男子魁壯者令辨之曰某常受僞署某職不復推究卽命
左右猝投火中自辰至酉焚數百人頗爲冤酷李繼昌嚴戒
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幼童置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遣還
其家

冬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圍走渡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趣富
順監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懷忠
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援先是朝廷每
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殽犒內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

黨適至皆就食焉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聞懷忠追騎至甚易之均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之眾令負擔以行懷忠距富順六七里地名楊家市少憩焉賊眾在後者邀戰市側有高原懷忠遣親信五騎登高覘賊懷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賊眾散走有繫舟將渡江而遁懷忠合彊弩射之溺者數艘懷忠張旌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首以詣懷忠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眾禽其黨六十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於北市 辛亥雷有終遣寄班供奉官楊崇勳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銀帶器帛崇勳薊人也 乙丑雷有終

太平治蹟統類卷六

宋彭百川撰

大莊獻皇后

大中祥符三年夏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進殊不毀上喜甚已而果生子

李氏所生子後爲仁宗

七年三月丁未以皇子受益爲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係望今朝修禮成願特降制命上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舊國公食邑三千戶今止千戶

有司之誤也皇子卽後宮李氏所生子是五年劉皇后以爲
已子使楊婉儀保視之故仁宗呼后爲大孃孃婉儀爲小孃
孃

天禧二年二月丁卯命壽春郡王爲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
先是宰臣因對屢言王性聰悟好學樂善孝謹誠篤迥然老
成而未正封爵人情中外咸所屬望願早議崇建上謙讓久
之許焉丁酉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表三上許之先是寺
丞陳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上異而召之上時已屬疾春秋
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至執中進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
本爲說召對便殿勞問久之尋擢爲右正言執中恕之子也
甲辰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以參知政

事李迪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之如師傅
癸丑上作元
良箴賜皇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而下

九月辛巳太子賓客李迪言昨日東宮賜宴臣獲陪侍皇太子舉動由禮不輕放伶官雜劇未嘗好瞻仰無不恭肅上曰嘗居內廷見太子天賦仁德嚴重溫裕國家之慶也

四年以宰相寇準素輕曹利用丁謂上不豫難於語言謂等
媒孽之罷準
見丁寇南遷

七月以丁謂平章曹利用加平章事然明日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矣又三日準乃遠貶懷政誅有欲并責太子者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不爲論動搖迪之力居多

十一月乙丑詔朕邇來寢膳頗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

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素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莅政於外皇后居中詳據卿可議之

閏十二月乙亥上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語其狀因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惟演以爲然因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閒

乾興元年二月上不豫寢劇白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莅軍國入則省視醫藥皇后悉傾宮中財用遣使詣天下寺觀爲上祈福不可勝紀上每言皇后造次不違規矩朕無憂也

太子動息后必躬親調護至於乳保小臣皆擇勤愿歲久者
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
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皇帝卽位軍國事權同太后處
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不可乃止時中外洵洵曾正色獨立
朝廷賴以爲重 秋王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爲給
事中魯宗道爲右諫議并參知政事

八月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

王曾建此議陳歷代故事
請五日一御殿同決事宰相率百官表賀太后哀慟令內

侍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卽當還政

十月己未祔眞宗神主於太廟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
中以銀罩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

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皇帝成就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 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孫奭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自是隻日亦召焉王曾以上新卽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蹋牀奭拱立不講每講禮貌必莊上亦爲竦然改聽

十二月京師穀價翔貴 戊申出常平倉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

天聖元年癸未命御史劉筠議裁減冗費從林裕之言也

夏四月辛丑中書言諸轉運使副河東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丹臣僚辭見請並許上殿奏事從之判吏部南曹

丁度言六事一增勸講官二增諫員三補蔭用大功以上親
四選河東河北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
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又嘗獻王鳳傳以戒外戚云
先是上封事者請置諫官三五員而御史或兼他局天禧初
置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務職每月須一員奏事後缺員不
補故言者及之 丙午命御史姜遵同放天下欠負 甲寅
有芝生於天安殿 乙卯詔羣臣就觀御史鞠詠言陛下新
卽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變災臣願陛下以援
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農兵豐積倉廩爲天瑞草
木之怪何足尚哉

二年春癸未皇太后手書賜輔臣諭以臨朝願治之意

三月皇太后諭宰相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

秋七月以權知開封尹薛奎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
論擇人才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 賜玉泉山景德院白

金三千兩皇太后微時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旣如其
言遣使召之不至就問所須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
堂長蘆無山門后其念之故有是賜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
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成之用生鐵數萬觔疊其下門乃成
言蛟畏鐵也

三年春江東主簿王堪上疏陳十事復制科置營田立義倉
復閱武之法興郡學減度僧等事上以堪學通世務命試學
士院 甲子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

備帝覽

七月辛未詔西川所造綾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事者以爲言上謂輔臣曰朕意正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臣約一錦之費可爲絹數匹陛下崇節儉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十二月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出廩米之下者貸畿內民期以三年償麤色之半又散置糶場數十第取半價民爭赴之迄春無饑者先是太倉粟有陳腐不可充軍食程琳權三司事建此議從之凡出米六十萬斛

六年夏四月癸未命燕肅等議蠲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
五月詔罷溫鼎廣等州貢柑

七月壬戌知制誥徐奭等詳定三司欠負凡放天下二百三十六萬

十二月以范仲淹爲祕閣校理初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請擇郡守縣令斥游惰去冗僭令選學敦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晏殊客也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捨仲淹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辛巳上封者請稅緡錢以助經費上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算也

七年二月參政魯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太后默然 參知政事呂

夷簡以本官平章事始王曾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遂將免
曾因對言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張耆
上爾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

明道元年春二月李宸妃薨妃始生帝皇后卽以爲己生使
皇太妃保視之宸妃默默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
帝不自知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遽薨成服苑中攢塗於嘉
慶院宰相呂夷簡奏事因進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
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聞我母子
邪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夷簡請發
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
對太后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

華門出太后猶不許夷簡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
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反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
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
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初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
七歲妃既生子太后使劉美等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
三班奉職癸巳遷用和禮賓副使

八月壬戌大內火延燔入殿百官晨朝宮門不開輔臣請對
帝御紫宸門百官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其故曰宮廷有
變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大赦時宦
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獄知府程琳以
爲不然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蹟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

應變今乃歸咎宮人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寬其獄竟無坐死者殿中丞滕宗諒進詔對事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劉越請太后還政言尤鯁切皆不報

二年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 甲午皇太后崩

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剛去遺詔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 壬寅進尊爲皇太后 甲辰改葬永定陵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嚴具用和入告上歎曰人言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

仁宗聖政

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崩

夏四月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爲三班奉職初獻可抗言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錄之 壬子詔內外毋得進獻

以祈恩澤及因緣親戚通章表若傳宣有司實封復奏內降除官輔臣審處分罷創修寺觀毋獻乾元節香合及山儀帝始親攬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召知應天府宋綬通判陳州范仲淹赴闕 丙辰黜江德明等初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等交通請謁辭奎言不遂斥逐恐階以爲亂上不欲暴其罪狀止黜之於外 帝始親政事夷簡首疏陳八事曰正

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語甚切帝與夷簡議以張耆夏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
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并罷夷簡 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
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上閱太后閣中得德用
前奏竒之以爲可大用故擢任樞密 戊午減天下歲所貢
物仍令諸州毋得以貢餘餉遺近臣侍御史知雜事李紘之
請也 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巡行未報仲淹請
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
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振乏絕禁淫祀奏蠲
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
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上嘉納之

七月戊子詔以旱蝗去尊號令中外直言得失

八月丙申贈曹修古爲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
獻時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初
貶通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卒於官貧不能歸賓佐賻錢五
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帝
思修古故優贈之 癸卯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
自今並許上殿奏事 甲辰詔以西川綾錦易爲細絹供軍
須時止富於春秋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時御史龐籍言
今蠶螟爲災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拔陛下安得不以
儉約爲師奢靡爲戒重惜國費以先民之急上深納之

十一月召孔道輔爲右諫議大夫 戊寅大理評事劉渙爲

左正言

慶歷四年六月開慶寺靈寶塔災諫官余靖言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又何福可庇於民時盛暑靖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臺諫如此申言靖又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詔書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此若從無用浮費民益怨矣 甲寅上謂輔臣曰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於渺躬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災斯民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 富弼主北事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

是日諫官余靖等言災異屢見飛蝗爲孽陛下責躬引過
祈於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民於是歷言朝廷君臣上
下有如是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遠加
竄逐又言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異相仍而至豈非臣
等不能輔助之致也或朝廷尙賜矜容不加深罪伏乞外任
合入差遣庶盡心力以展實效

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
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
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請也 上謂輔臣曰聞
諸路按察使發擿官吏務爲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
約束之因監察御史劉湜言也 歐陽修奏言朝廷未知官吏

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使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而懼近日致任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其近降劄子乞抽還不使自沮按察之權爲貪贓老謬之吏所快

九月甲申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裁抑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數十章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參政賈昌朝爲樞密使知青州陳執中爲參知政事諫官蔡襄孫甫等言執中不學剛愎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已乃命中使卽

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
力用卿也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言陳執中
耶朕已召之諫官乃不敢言

冬己酉知諫院蔡襄知福州以老乞外郡與孫甫俱論執中
不從於是人俱求出襄先得請甫使契丹未回蘇舜欽等坐
罪擯斥王拱辰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

事見朋黨門

知潞州尹

洙上疏略云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
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等相次爲
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
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
之深豈有任之不能終者哉唐魏元成旣薨文皇親撰碑文

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遂去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能如文
皇元成而閒言一入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
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爲易終之實難又云公論之
與朋黨常係於上意不係於忠邪御臣之大弊也臣旣爲陛
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
蒙見采此臣之深慮也 庚午詔如天禧故事置諫官六員

見聖
政門

慶歷五年春乙酉參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樞密副使富弼
知鄆州二人旣出讒者益甚凡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
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因疏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
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欺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奏表謝上上愈信得象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意言仲淹富弼朋黨詔罷仲淹弼并罷杜衍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制詞略曰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顧羣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學士承旨丁度之筆也直學士吳育上言今邊警旣息正當講求經武可彌患於未萌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白事數與仲淹忤旣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田況奏欲汰冗兵歐陽修言朝廷施行變更富范舉官之議又言富弼盡忠被黜不報韓琦論富弼責補閒郡何負朝廷疏入不報韓琦不自安求補外邇英閣讀漢

書高祖封信齊王事上曰高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故臣得盡其忠不然何以基帝業也章得象罷政陳州御史裏行孫沆數以爲言 知制誥余

靖知吉州御史劉元瑜等劾靖失使者禮對契丹爲番語也冬十月詔罷按察使之名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是命初議覃恩百官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生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誼譁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 乙未邇英閣讀經武聖略至眞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私錢貿易佐公用人或繩奏之太祖反令盡除所逋稅上曰任人如此

孰不盡力哉

六年春二月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

三月朔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願歸罪朕躬而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安利之

壬寅上謂輔臣曰前日除用和子璋爲閣門副使今次子珣求爲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儻戚里之家凡遷補如已所欲朕何以待勳舊乎昌朝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至公抑亦得全外戚之福也

王拱辰爲三司使建

議復榷河北鹽漕臣魯周詢別議增算云歲可得緡錢七千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

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張方平見上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
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
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今兩稅鹽錢是也
豈非再榷乎上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須手詔下之不
可出自有司之意 丁卯上封事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
贖求媚於上民輸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
江西諸路州軍百姓納米一石出贖一斗聚斂之臣加耗之
外更要一斗以一百萬石計所收已及一十萬石此只麤引
一路之弊況天下之廣其弊無極乎上覽之曰古稱聚斂之
臣過於盜賊今如此培斂與朕結怨於下亟下詔止絕之乃
已

八年宮中衛士之變句當皇城司王從善等五人皆外遷楊
懷敏夏竦庇之領職如故御史何郟等數上疏言上諭郟曰
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郟對曰古者君不從諫
故臣有碎首今陛下無諫不從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
臣下過在君上上欣納之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
室觀太宗游藝集真宗幸澶淵詩又出手詔賜輔臣又詔翰
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
朋邪中外險詐州縣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
以陳皆給筆劄令卽坐上對宰相執中固辭上諭至三四乃
聽兩府歸而上之時夏竦知執中不學實爲帝謀欲困執中
也執中方辭未許參政宋庠曰兩漢對策本廷草萊之士今

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許之論者以爲知體

夏四月御史何郟言臣聞治天下者欲保邦於常安無他道焉其要在核名實別邪正而任之爾極論夏竦姦邪會京師無雲而雹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上謂以夏竦姦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 辛酉竦罷樞密使知河陽 壬辰帝語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禱於上帝儻淫霖未止當去食啜水冀移災朕躬然不欲使外聞之嫌其近名爾宰臣文彥博答曰今景氣澄晏實聖德感通也

皇祐元年夏五月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

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之不易也
時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上歎其博學飛白書博學
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慾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
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錫故以此諷上改容曰卿言甚嘉
朕恨用卿晚也

四月庚子邇英講鼎卦上問九四之象施之人事何如楊安
國曰鼎爲烹飪成器之象其要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
人則必有顛覆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謹重也 丁未御邇
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卿得無煩乎曾
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不能對豈敢言煩上曰卿等宿
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

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卽位三十年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過是因頓首謝五月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一莖五穗者數本上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勸之六月無爲軍獻芝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昆蟲之異烏足尙哉知軍茹孝標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戊子汝州都部署楊景宗求爲郡上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暴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其禍矣不許 乙丑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甚多中書未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甚者罷之小者易之彥博等慙謝而退

於是自鄂州王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
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甲子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
死上謂輔臣曰飢而劫米則可哀恣而傷主則難恕小民無
知終緣飢餓又曰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爲政者嘗得寬
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可免爾卿等宜戒之

十月乙巳上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凜直通世務明
治體者以革浮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舉臺官
必以上語載敕中 乙亥上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向聞
發運司惟務誅剝以敷額爲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其減今
年上供米百萬石

四年二月戊寅上謂輔臣曰東南比歲不登民力匱乏嘗詔

減歲供米百萬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儲是必謀誅剝疲民求羨餘以希進爾宜約束之

夏四月出欵器一陳於邇英閣御座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欵器之法試令工人製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欵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

五年夏四月丁酉邇英閣講書問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咈如流水之趨下視羣臣若僚友自古聖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學士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抃爲諫議權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久處顯
要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
憲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
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
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
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

秋庚戌上謂輔臣曰每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
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能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
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其一
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供御服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

立命碎之 戊午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對於延和殿上
謂曰比上封事者多言陰陽不和蓋由大樂未定樂之不合
於古久矣朕以水旱之災繫時政得失非樂所召也 癸丑
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上曰近日馬遵亦有彈疏且
言唐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任姚宋則治
任李林甫則亂雖威福在於人主而治亂要在輔臣上曰朕
每用人未嘗不以天下公議然知人亦未易耳 丙辰太常
少卿周湛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湛入辭上諭曰朝
廷遴選此職不可陰致苞苴於京師湛皇恐對曰臣蒙聖諭
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

二月乙丑知審刑院張揆言知虢州周日宣妄言澗水衝注

城郭當坐不實之罪上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壤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

五月先是久不雨帝問翰林呂公綽何以致雨公綽曰獄久繫則旱帝親慮獄已而大雨時公綽受命知河陽數月 乙丑詔留侍經筵

六月戊戌知永興軍文彥博爲吏部尙書平章事判并州富弼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劉沆加兵部侍郎監修國史彥博與弼并命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廷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下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癸卯學士張昇爲右諫議權御史中丞

上嘗語執政昇清直可任風憲使代孫抃富弼初入相歐陽
修爲翰林咸謂三得人也 甲辰知鄆州龐籍知并州

知永興後

改并籍過京師入對上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二

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
誠如卿言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
曰陛下旣知二臣之賢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
責成功若以一人言用之未幾又以一人言毀之臣恐太平
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秋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吳育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
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
之幸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因信讒

邪而致亂照姦險而致治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俱徹不達則博覽無益也帝益重之數欲大用諫官誣奏育河南貸民錢事遂命出師

十月丁卯邇英閣讀史記龜策傳上問古人動作必由此乎孫抃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己又詢乎眾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上善其對 壬子邇英閣讀左氏鄭人鑄刑書王洙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罰也帝曰使民知法爲亂可止不若不知自化而民自免於罪矣 乙亥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蘇轍所對最切直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學士

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言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於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執政亦以爲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其右宰相而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肖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考官也乃爲之詞已而諫官楊政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先付史館上悅從之

七年冬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

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爲飛
白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
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於閣 庚子再會於天章閣觀
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
宜盡醉勿辭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琦至御榻前賜酒
一卮從臣霑濡全暮而罷

八年春二月癸未上不豫 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
以下釋之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見上
所御幄帟裯褥皆質素暗敝久而不易上顧韓琦等曰朕居
宮中自奉止如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景祐君臣議樂

景祐元年十月壬午龍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宋祁同按試王朴律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叶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卽取鐘磬剗除考擊用律準按試其聲皆合

二年二月燕肅等上考成樂器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乃建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擊黃鐘則爲大呂擊夾鐘則爲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罇鍾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

精聲韻失美大者凌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爲唐舊鐘
亦有朴所製者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叶其中
齊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翹其樂傳之亶古不
刊之典也願聽臣依聲律法試鑄鐘一簣可使度量權衡叶
和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庚申太常博士宋祁上大樂圖
義二卷

夏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和氣請於潞州求上
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苧從之戊辰命
宰相呂夷簡王曾都大管句鑄造大樂編鐘參政宋綬蔡齊
盛度同都大管句集賢校理李照句當御樂院及鄧保信專
監鑄造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始照旣鑄編鐘一簣以

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照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庚午詔中外臣僚洎草澤之士知雅樂音律者許所在薦聞或自言官司特將較試之侍御史劉夔言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帝善其言不能從也

五月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鐘舊飾以旋蟲改爲龍并自創八音新器又請別鑿石爲編鐘 辛卯命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

享

六月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改制雅樂俾叶純音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制之或未甚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於何道而輒敢變更聞其所爲率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爲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祖宗以來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行盛禮燔柴岱岳瘞玉汾睢振前王久墜之風舉歷代難行之典歲事之際斯樂具陳用以格明神報景貺先儒審議曾靡閒言若一旦輕用新規全黜舊制臣竊以爲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詵許照製器業已爲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

卒不下有司。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一區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乙丑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懸止留十二中齊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云鍾磬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臣等以爲不可。其鐘磬十六本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今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侯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叶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

二年秋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爲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眾音

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知杭州鄭向言推官阮逸

曉知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二詔令逸赴闕

先是修撰樂書上所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

舊用諸鼓率多陋倣於是敕馮元等詳求典故甲辰元等

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閒擊之以代建

鼓乾德四年祕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

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

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

闕而未制今旣修正雅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

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

乾德詔書奏可後元等復奏以殿廷備奏四隅建鼓旣隨月

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
依周官舊法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鑄鐘擊爲節
檢而無合曲之義文射有二鑄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鑄相
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鑄鐘而樂工相承
殿廷習用三調六曲者黃鐘太簇蕤賓也六曲之調別有隆
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言金部之中鑄鐘
爲難如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鑄工皆精習則遲速
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眞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宮更
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
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拘合曲
然但施朝廷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爲節

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樂
尊王制也詔從之 辛酉上作警嚴曲付太常肄習名曰振
容歌從李照之請也尋以名無取改名奉禋作景安四祐安
五興安四曲在元年大安曲在二年獨元 安當考云 己
巳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上出雙鳳管下太常肄習之其制
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時又出兩儀琴
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如
常琴之制而增其絃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七絃九琴皆
令圓其首以祀天方其首以祀地 命李照同修樂書

丁丑內出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羣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
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

陽教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代度量權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鞀笙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九月李照言太常所用祝四面畫時卉未合古制易以青龍朱雀倮蟲白虎元龜以配五方上從之又與鄧保信作銅方響五架樂工以爲不可施用罷之 隋制內宮縣二十簾以大磬代鑄鐘而去建鼓武后稱制改用鑄因而莫革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 癸未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鑄鐘本施內宮遂及祭祀考擊之法宜同於鑄鐘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鐘相應爲樂之節也詔可 丁酉李照

爲刑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其餘遷補有差以造新樂成也初
照謂舊樂聲高乃以太府尺爲法實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獨
任所見更造新器所定黃鐘律聲又極下樂工歛其韻中無
射倍聲又鑿破舊鐘磬欲一用新器上時博求知音者聽照
所言音官樂工雖知其不可不敢非之閻文應推言其功故
特改官照自造謂今篳篥乃邠詩葦管詩云感發且今篳篥
首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篳篥爲雅樂識者
嗤之 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其
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
輩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
鐃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

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罇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鑣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鐸罇相皆罷而不作如此庶叶舞儀請如祁所論奏可

冬禮院言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寧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奉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爲說故章太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宮之縣旣用罇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金石之樂尤爲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授舊典已用特磬代罇鐘取陰教尙柔以靜爲體今樂縣大鐘舞干

盾頗戾經誼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三年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舊鐘律瑗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乙未馮元上柷黍新尺別爲鐘磬各一架

六月丙寅禮賓副使鄧保信上所制樂尺并籥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以合律度權衡詔馮元聶冠卿同校定以聞
秋馮元聶冠卿宋祁上景祐廣樂記并官

八月右司諫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隆古之樂可第以氣象求乎就達其源又

當究今之所忽且西北二邊久弛防備宜緩茲求樂之議移
訪安邊之策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請下有司且記二家音律
法所造管尺鐘磬度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曉音律者俾之
詳正而後施用一二年迄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
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
度等詳定以聞

九月丁度言鄧保信所製尺管推以算法類皆差舛不合周
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
之律令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蓋黍有圓長大
小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
卽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

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籥白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首尾相銜又與實籥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器量分寸既不合方既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大府寺并逸瑗保信所製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興工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尺表一寸禮記布手爲尺淮南子十二粟爲寸孫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音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歷律算法有所製作宜不凡近攷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先儒訓解

經籍引以爲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
磽就今一歲之中一鏡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矣是蓋天
之生物果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故前代製尺非特累
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
度以調鐘律是爲晉之前尺公曾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
洗玉律二曰小呂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
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公曾尺揆校古器焉
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
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爲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
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三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
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

明著史籍可以考驗者惟有漢錢而已周時園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行五銖下汨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年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製銅斛之法及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十二分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尺五寸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闊廣二分肉好徑二分半貨泉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手足肉

好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閱經籍制度皆起周世知劉歆術業之專祖沖之算數之妙荀公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爲可法兼詳隋牛里仁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銅尺同以調鐘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布錯刀貨大泉等校之則景表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自此論之銅斛與貨泉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及周漢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

峴等用景表尺與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
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於鐘律之學者俾考正
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
景表尺短四分旣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
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又逸進周禮度
量法議先鑄鐘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疏舛不可依用謹考
唐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鐵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
十七校上進詔度等以鐵尺景表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又并
太常新舊鐘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奏非素所習乞別詔
知音者總領校定詔乃罷之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
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歷代尺度長短未錄

壬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阮逸爲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詔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恩而遣之

寶元七年七月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用己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爲非今將親視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切聞太常舊樂幸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御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鐘磬不經照鑄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虞郊廟殿廷可以更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太平治蹟統類卷六

太平治蹟統類卷七

宋彭百川撰

皇祐論樂同異

皇祐二年三月詔罷今歲親祠南郊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

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堯臣等言自唐末多故樂文缺墜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瑟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製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

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
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
以下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品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
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
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
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品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議
聲譜皆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
詔可丁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隸
習之

皇極備樂圖提

九月丁亥帝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
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偏作之因出太宗皇帝琴

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羣臣又出新製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鍾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爲鑄鍾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閏十一月丁巳內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王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祖孝孫始考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

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
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
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士罕專歷古研覃亦未究緒
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
茲意宜委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
州日月宗廟社蜡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
合今調譜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
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祇憑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
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
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願令預詳定仍
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三年春詔求磬石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甲午詔兩制禮官議定國朝大樂名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後議者謂國朝宗廟之舞名雖不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秋丁巳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安靖之義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名宜名大安詔以太祖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而朕之承聖烈安祖宗之安安其仁厚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十二月甲辰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爲試校書郎庶成都人
宋祁嘗上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旣
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
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
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
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
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
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爲
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
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

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于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爲是蓋累黍爲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首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冀所有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眾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籥律徑三分圍九分長十分籥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謂一

稗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宜頒格律自京師以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輒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三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生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

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以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不得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誤文也古人豈已難曉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於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餘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

十六分二釐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皆起於律以一黍而起於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若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爲則淹久歲月計費益廣非朝廷制作之意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爲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無姑洗夾鍾太簇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鍾磬每編纔易數校因舊而圖新敏而爲之則旬月之效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

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曰陛下
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功烈茲盛德之事也然自
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
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
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無形
之聲音得而和氣可導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黼
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
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
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是非之驗惟裁擇
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秬
一秬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

皆三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之秬
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亩以明天降之物
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秬皆一
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麻設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
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
九十分容一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
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
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正七十六分二釐矣說
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
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
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

百黍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令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籥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黼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旣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

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
知以八寸尺爲黼之方十寸尺爲黼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
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黼方尺積千
寸此黼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
有庇焉當隋時漢斛尙在故隋書載其名曰律嘉量斛方尺
圓其外庇旁九釐五毫幕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
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
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
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之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
黍而立法也周之黼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
聲中黃鍾黼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其薄

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之非是八也
又按鳧氏爲鍾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
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以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鍾爲率
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
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而爲法也今亦以黃鍾
爲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
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況十者之皆
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
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二分四釐
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
是黼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庇

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量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黼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今方定雅樂以求廢墮之法而有司

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爲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爲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眞黍至然後爲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辨以爲弗合世鮮鍾律之學卒莫辨其是非焉

十二月壬辰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鑄鍾十二黃鍾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共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俠鼓與舞每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鑱閒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

鍾並與黃鍾同制而兩欒閒遞減半分至應鍾容九斗三升
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
磬十二黃鍾八品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之
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
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鍾厚二
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
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
鍾十分其鈺閒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鍾宜厚小鍾宜薄今
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厚非也
又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
股博去其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磬無

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五年詳定大樂所言制誥王洙奏黃鍾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黃鍾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鍾特磬者止得依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鍾磬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黃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爲宮卽黃鍾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

之五 正統系卷之一
十
罇鍾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等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
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鍾鍾磬各一卽見形制聲
韻所歸奏可

夏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鍾磬
已成竊緣律有短長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
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
鍾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皆言依
律大小則磬不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
詳定之幸甚 知諫院李允言曩者紫宸殿闕太常新樂議
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
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

至誼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
聖尙近古官司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
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
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
用繁賦匱之時煩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
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舊樂參校
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旣與瑗逸更造鍾磬而無
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上用新樂於南郊議者多非之後亦
不復用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
府館閣官預觀賜詳定官器帛有差

八月甲寅詔南郊且用舊樂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外朝會用
之胡宿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
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薦上帝配祖考
之意帝以爲然

宿爲翰林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等觀新樂先是鍾磬之音未合古
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鍾律者考定其當
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親臨視
之然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
用累黍爲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
唐興因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
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減一律至是又減

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
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史官蒲宗孟
李清臣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爲
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
悅懌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鍾磬
塤箎博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逮
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
若此哉孔子嘗有惡鄭恐其亂雅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
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
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
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

成蜀人房庶亦深計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而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栝孟古者簞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栝孟榻案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夫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其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沾

滯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緝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鍾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鑄鍾給銅於鑄鑄務得古編鍾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實鑄龢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其正鈕使下垂叩之舛鬱而不揚其鑄

鍾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无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自臣伏見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使樂無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眾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輒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初而陛下疾作此又天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言新樂非是其閒書一通最爲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制作丁巳詔用舊樂

皇祐明堂之議

皇祐二年春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於明堂 乙亥帝謂輔臣曰明堂之禮由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文彥博曰此禮之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

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路寢乃大慶殿是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祠不當因循尙於郊壇寓祭 己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享明堂先是禮官上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將辛亥

蓋九月二十七日也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自序略

曰上薄三代旁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謬者正之以合

開寶一王之典輔佐乙夜觀書之勤其書內降出尋復有詔

進入 乙丑內出手詔明堂之禮前代并用鄭康成王肅兩

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爲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卽

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故太祖雩祀太宗眞宗祈穀二

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

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

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況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

登移郊爲大享蓋亦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

眞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

祀因謂文彥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彥博曰惟上聖至明惟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彥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比園丘之位陟降爲勞請命官分獻帝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位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壇內外者列於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問壬午詔輔臣與禮官相視設神位於大慶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一祖二宗在東西面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赤白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

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

五帝神州日月北極

天皇於郊壇為第一龕位

五官句芒以下設於明堂庭中少東南別為露

幄五緯十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真枵鉤星

以下七十二位於東西夾廡上版設

於郊壇為第二龕位

二十八舍黃

道內天官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二百七十九位於

丹墀龍墀道東西版設

於郊壇為第三龕位

黃道外天官及眾星五方

墳衍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

北為上

於郊壇為內外位

倣古明堂之制又稍為壇壝位敘相類

云初禮官言接通禮昊天配帝用蒼牲二五帝五人帝各依

方色用牲十緣國朝南郊雖神位至多亦止用犢四羊豕十

六今明堂請用七犢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羊豕各五薦五

人帝既報可尋詔合祭並侑及親獻五帝神州禮官請更增
四犢凡用犢十一羊豕以依郊例各用十六薦日月以下從
祀神位從之

五月丁亥朔禮院上新作明堂神玉及燔玉初上謂輔臣曰
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無乃於祀典闕乎沙州
適貢玉乃擇其良製爲琮璧等九器其黝璜尤粹温祭玉之
備始於此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用燔玉下有司作
禮神玉於是造琮璧等九器祭已藏之而燔玉止
用珉唐以來
玉已不備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 丁酉明堂

禮儀使言將來行禮請皇帝初詣昊天上帝位次皇地祇青
赤黃白黑帝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詣太祖太宗眞宗位奠幣
其酌獻之序如之又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從之

九月庚戌詔樂曲名常祀同者更之

六月己未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
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
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鍾爲均
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
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
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
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隸於太常

用明堂樂
見樂門

又丁未上封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
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卽所
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

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次所王之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爲角獻青帝中呂爲徵獻赤帝林鍾爲宮獻黃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鍾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王堯臣等言大享日追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

八月何郟言奏薦恩澤侯今秋大享後爲始 知杭州范仲淹奏建昌軍草澤李覲撰明堂圖義覲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與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而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省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 丙寅草澤鄭叔豹

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享冕服之義 丁丑詔立
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放
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止罷祭神州地
祇 時積雨彌旬帝親禱禁中 甲辰齋於文德殿天日澄
霽人情胥說 己酉朝饗景靈宮 庚戌享太廟 辛亥太
享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從祀如園丘大赦文武職官
及分司致仕官並特與轉官內臣入仕十年亦與遷改卽不
爲永例

冬十月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 辛未詔宰

臣文彥博宋庠參政高若訥檢討王洙編修大享明堂記

皇祐三年春丙戌文彥博等上明堂記三十卷紀要二卷上

爲之序鏤板以賜近臣編修官王洙加史館修撰仍俟知制誥有關除之

康定元昊擾邊

仁宗皇帝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德明凡娶三姓母米氏生元昊性凶鷙殘忍面圓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學道蕃漢文字按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忽引兵襲夜落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毋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衣綺此皆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

畜牧番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旣陷甘州復
舉兵攻拔西涼府未踰時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聞詔輟
視朝三日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
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賜
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羊麪上尊酒將葬賜物稱是皇
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爲德明成服於苑中百官奉
慰 癸亥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夏銀
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
開拆司楊告爲旌節官告使禮賓使朱中允副之元昊旣襲
封卽陰爲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中
國雖奉貢然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座自尊大而告徙坐卽

賓位不爲屈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

景祐元年趙元昊始寇府州閏六月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代部署司嚴兵備之

秋七月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巡檢鬼逋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騎兵來寇稱報讐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峰通事蕃官言虜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詔永興軍劾宗矩等敗軍狀以聞八月徙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上初擢平爲四廂謂左右

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陝西見元
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又戒平曰知卿
有將略所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趙元昊自襲
封卽爲反計多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
衫氈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
則見官屬其僞官分文武或鞞笏頭或冠金帖鏤冠緋衣
金塗銀黑束帶佩蹠躐穿鞞或金帖紙冠閒起雲銀帖紙冠
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欄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韉
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鉞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元
昊初制禿髮令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
眾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

而食各舉所見擇取其長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
約束之私改元曰開運旣逾月乃更廣運母米氏族人山喜
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
告哀詔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以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王中庸爲致祭使兵部員外郎兼起
居舍人郭勸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
悉拒不受 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
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
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上欲用之會亢丁母憂
二年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人西蕃攻唃
廝囉敗死略盡蘇奴兒被執元昊又自率眾攻釐牛城一月

不下旣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
星嶺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過歸路元昊晝夜
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元昊又嘗
侵唃廝囉并兵臨河湟唃廝囉知眾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
閒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幟志其淺唃廝囉潛
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
死十八九所鹵獲甚眾唃廝囉來獻朝廷議唃廝囉節度使
同知樞密院韓億以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讐乃因
捷加賞非所以御四夷也議遂寢

三年冬十一月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屈曲類符
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慶三年再舉兵攻回紇陷

瓜沙肅三州盡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唃廝囉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路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並給館舍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

九月己酉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山遇遣人至金明縣與都監李士彬約降已令卻之詔鈐轄司及環慶涇原麟府等路各謹斥候山遇復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己意約回務令邊防安靜初趙元昊悉會諸部酋豪刺臂血和酒置罽毼中共飲之約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者元昊從父也數正諫元昊不聽山遇畏誅先遣人

持僞告詣士彬絕黃河南渡發部落內屬而挈其妾入野利
羅子呵遇及親屬二十二人以珍寶名馬來降是月庚子至
保安軍知保安軍朱若以告知延州郭勸勸與鈐轄李渭狐
疑不敢受先是山遇等豫寄珍寶於士彬以萬數勸詰士彬
士彬利其物答云無有且言未嘗招誘之勸謂亦自以爲德
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常留共議遣還仍約束緣邊勿
受降者於是奏入因降此詔勸渭尋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卽
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趙元昊至攝移坡元昊集騎兵射而
殺之山遇名惟亮與弟惟永分掌左右廂兵其從弟惟序亦
親近元昊惡其不從已常語惟序曰汝告山遇反吾以山遇
官爵與汝不然俱族滅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山遇山遇欲來

降與惟序曰南朝無人不知兀卒所爲將不信兄必受害
山遇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若南朝有福則納我矣遂告其
母母曰汝自爲計我年八十餘不能從汝去爲汝累當置我
室中縱火焚之山遇等涕泣如母言及爲韓周所執號哭稱
冤周見元昊於宥州元昊衣錦袍黃綿胡帽不肯受山遇等
曰延州誘我叛臣我當引兵往延州於知州廳前受之周說
諭良久乃肯受時元昊自稱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
子也謂中國爲黃天子元昊旣殺山遇遂謀僭號

十二月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夏號文英武興法建
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三年爲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遣潘已布
易里馬乞點兵集蓬于山自詣西涼府祠神仍遣使以僭號

來告 丙寅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反 辛未徙環慶
路副部署殿前都候侯邕州觀察使劉平爲鄜延路副部署
范雍爲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
互市處皆禁絕之

二年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
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尙稱臣可漸以禮屈願
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勸等令韓周與俱使者及東
華門始去胡服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
之舊國拓拔之遺業自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
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沿境七州
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

漢衣冠革樂之五章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衣冠旣就
文字旣行禮樂旣張器用旣備吐蕃達靺張掖交河莫不從
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卽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
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謹遣弩涉俄疾你廝悶臥普令濟
鬼伽崖密奉表詣闕以聞 趙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郵
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
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聞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
約通贈遺豈使眾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
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籍屬揭榜於邊募人禽元昊若斬
首獻卽以爲定難節度使番漢職員能帥族歸順者等第推

恩是月西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勲等擊走之賊又以
三萬騎圍永平寨鄜延副部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
餘人突圍破賊已而賊復成陣有出陣前據鞍罵者懷德
引弓一發而踣賊乃解去懷德均子也

十二月乙丑賞保安軍守禦之功鄜延鈐轄六宅使榮州防
禦使盧守勲爲左騏驎使都巡檢司指揮散直狄青爲右班
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授官西河人也 是月元昊復遣
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及以所授敕告並所得敕榜置神明
匣留歸娘族而去書略曰旣先違誓約又別降詔命誘導邊
情潛謀害主諒非聖意皆公卿異議心膂妄圖有失宏規全
忘大體又云蕃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妒嫉何爲

康定元年春鄜延環慶經略司言元昊遣使至境議和詔所
上表如不虧臣禮受之如初西賊自承平寨退聲言將攻延
州范雍聞之懼甚卽奏疏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寨柵疏
遠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爲用請濟師疏入未報而元昊詐遣
人乞和雍信之不爲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
壬申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
釋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被擒遂乘勢抵延州城下副
都部署劉平領兵與石元孫合軍救延州夜至三川口十里
止營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巡檢万俟政
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爲外援 戊寅五將合步騎
萬餘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遇賊官軍爭奮殺

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軍卻遂自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請馳追之并力拒賊德和不從遂驟馬遁平率餘眾退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明旦賊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皆被執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爲會大雪解去城不陷郵延走馬承受薛文仲入奏金明縣都監李士彬與其子殿直懷寶並戰沒詔黃德和石元孫領兵防邊劉平等援之士彬所部仍令延州招集時朝廷未知延州被圍平等已敗故也士彬世居金明有兵近十萬人延州專使控扼中路眾號鐵壁相公夏虜畏之元昊叛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

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
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
下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
而士彬不知是春元昊遣衙校賀眞來見范雍自言改過歸
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眞旣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
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蹙以
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虜大舉令士彬分兵守
三十六寨勿令虜得人懷寶諫曰令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
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遂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
耳不殺十餘年乃卒於虜中 癸未朝廷始知劉平石元孫
等兵敗被執延州奏到故也延州之役左侍禁閣門祇候郭

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
數十人賊令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
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
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閒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稍
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大弩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
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踠仆地被殺 知樞密
院事王巖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知
相州天聖中巖常使河北過真定曹瑋瑋曰君異日當柄用
願留意邊防巖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
桀悍德明常使人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
人本從事鞍馬閒而與漢權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

之失眾心不可德明爲貰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礙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事任其咎於是礙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 黃德和誣奏劉平降賊命御史文彥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上卽命罷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

決也 延州之圍旣解鈴轄盧守勲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
訟於朝廷亦命文彥博等卽河中府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
爲守勲游說知諫院富弼言盧守勲黃德和皆交結中官怙
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遽弼
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始延州民詣闕告急上召
問具得諸將敗亡之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
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
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文彥博等劾河中府獄旣得
實韓琦亦言平以疲兵幾千敵賊十餘萬眾晝夜力戰而爲
德和所累旣被執猶罵賊不已忠勇不媿於古人今坐誣言
所惑卹孤憫忠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 丙午腰斬東

染院副使充鄜延路都監官黃德和於河中府仍梟首延州
城下 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
左侍禁王繼元死之延州都監周美言於范仲淹曰賊新得
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及完將遂失之
范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眾數萬薄金明陣
於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眾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
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卽引去旣而賊出艾蒿
寨遂至郭北平夜圍不解美悉眾使人持一炬從閒上山益
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禁
兵築萬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
下賊卽引去

九月丙寅西賊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
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繼
宗爲流矢中額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
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里珪奮擊賊披靡獲首級爲多叩
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中繼糧與之師旣飽語其下曰兵法以
寡敵眾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以得志也復馳入
有賊將持卓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
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
鐵鞭擊殺之一軍大驚將引去會珪以馬中箭而還賊遂留
軍縱掠凡三日聞涇原鈐轄知渭州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
乃退三班借職郭綸固守定川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

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並陷乾溝乾河
趙福三堡是役也官軍戰沒者凡五千餘人 壬申環慶副
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廬舍酒務倉草倉
僞太尉衙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控中所藏蕃
賊不知人數賊時盛兵寇保安及鎮戎軍福等自慶州東路
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都巡檢任政華池寨主胡永錫鳳
川監押劉世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同議入界以牽
制賊兵 庚午行至柔遠寨明日犒熟戶蕃官且戒以不得
離席遂部分諸將又遣別將驅所犒蕃官前行自柔遠至白
豹七十里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城破縱蕃部軍
人等掠焚巢穴委聚方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旣還賊遣

百騎襲其後范全設伏崖險賊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
獲七十餘人全開封人後改名恪 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
禮賓副使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二十兩裹瘡絹二百匹仍遣使
撫諭之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勵諸將尋命爲本路駐泊都
監復兼行營勒金字處置碑賜之使得專殺 丙申環慶部
署忻州團練使兼知慶州任福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
州防禦使賞白豹之功也尋命福知鄜延路副都部署
十一月丁卯鄜延路部署司指揮右班殿直狄青爲右侍禁
閣門祇候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
靡無敢當者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揮見洙與談兵善之
薦於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

甚厚仲淹以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慶歷元年春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都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議事會經略安撫使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謀者言元昊閱兵折薑會謀寇渭州已丑韓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傳皆從琦面授福等方略令并兵自懷遠城趨德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亦至城外重戒之翌日

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
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於張家堡南
斬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
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龍落川
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
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
賊之誘也悉力逐之 癸巳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
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
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
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眾傳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
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賊分兵八千斷官軍後

福力戰身被十餘槍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乃手揮四刃鐵簡挺身力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爲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旣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旣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於觀軍西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眾遂大奔英律珪傳皆死之監羊牧降城酒稅訾斌陝西部押兵士王簡柔遠寨主王慶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筠俱沒於陣指揮及軍校死者數百人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眾千餘人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

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纔五里然不相聞也始珪望見福麾幟尙在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觀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耳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力戰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乃自下馬左右馳擊殺賊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不答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太急福等旣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旣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以白琦琦卽奏之尹洙爲作

憫忠辨說二篇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致甚敗奏至上深悼焉

夏六月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且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況之言也

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
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駐泊都監任守信劉拯巡檢黃世寧以兵萬人援鄜府州元昊又徙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爲險固既久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當渴死今尚有餘以圻堞謀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

未元昊陷豐州。庚戌，鄜延鈐轄兼知鄜州西上閣門使忠州刺史張亢爲并代鈐轄，專管句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興也。時元昊已陷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府閒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以河爲界。未果，因徙亢使經度之。亢單騎叩府州城門，關不啟，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授敕示城上，旣入，卽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虜騎尤時出抄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灰穴，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陀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鎌與持兵衛送者，均爲所得。時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伏隘道，邀虜游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

始慙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
戰宐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
羊脾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
藏頭窬間何敢至此宐知無備乃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
二百餘級虜棄堡遁乃築宣威寨於步馳溝以捍寇路 鄜
延都監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爲本路鈐轄兼兩路都
巡檢使信初爲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虜眾號數萬傅城軍吏
氣懾不知所爲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
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眾乘勢而下擊走之追
擊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眾 初屯田
員外郎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

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
守以強弩時中外不相聞者累日民心震恐庫有買馬綵數
千旨矯詔賜守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以爲救至州無井民
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民乘城力戰賊死傷
者眾遂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旨河內人也 麟州都監
王凱者全斌曾孫常出雙峰橋染杖谷遇虜破之又破龐青
黃羅部再戰於伺候峰前斬首二百八十七級焚蕩驅獲馬
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虜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二十一日
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還虜尤抄掠道不通以爲內殿
崇班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岳護糧道於青眉
浪虜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

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賊眾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
面猶不解至暮虜潰又斬首八百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
千遷南作坊副使張岳者府谷人以貲爲牙將有膽略善騎
射天聖中西夏僞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
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
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岳共食
阿遇抽佩刀貫大纓啗岳岳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
弦弓張鏃抽岳腹而殺岳方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岳背
曰眞男兒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
二兔阿遇驚服遣岳馬橐駝悉歸所虜如故約州將補爲來
遠寨主手殺僞首領俄易兒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

元昊犯鄜延麟府進岳兵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黨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僞軍主敖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賊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虜騎充斥不得前康德興管勾軍馬司事遣岳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中雙頰岳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圍府州攻甚急城西南角陣下賊將登眾囂曰城破矣岳乘陣大呼令兩人持一人來賊爲之稍卻眾心乃安飛矢中右目又身被三槍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於河北圍解城中不乏水以勞遷右班殿直然賊游兵常往來境中邀奪餽運以岳爲鄜府州道路巡檢至深柏隴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禾穫岳以計干

張亢得步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賊於柏子寨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寨下岳護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背猶躍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奔潰特改西頭供奉官以爲賞薄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將據有其地岳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僞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三寨俘獲萬計又有王吉爲麟州通引官被圍急苗繼宣募吏民通信求援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里無所用眾請髡髮衣胡服挾弓矢齎糗糧詐爲胡人夜縋出遇虜問之則爲胡語以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塞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將兵救之吉復閒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除吉奉職本州指

揮吉常從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十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吉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眾大奔眾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又常與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之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之曰此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尙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級以至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不過一矢卽捨弓矢袒而入手殺數十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彼倉猝無以拒我則成禽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吉與張岳齊名卒不至顯官

十月壬寅知諫院張方平上疏言自元昊叛命以來王師數
出無功濟其凶謀氣燄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
輸輓供給天下爲之勞敝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
常就自邊來者詢賊中事多云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然重
於舉眾故必歲年乃能一入連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
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值錢數百以此揣賊
情安得不困夫夷狄得志則驕逆稍困則卑順然其業已於
大國爲仇儻有悔心勢未能自通誠朝廷雖欲招徠而非特
無名事亦難舉今因南郊大禮曠特推廣恩以示綏懷之意
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或擇邊臣之有名望者單使以諭
上意足彰朝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使天下知陛下

深誠遠慮爲生靈計至於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祐順上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一月丙辰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表章卽且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令僞官持私書至州須俟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二年正月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龐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倔强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勞其族是夕大雪深三

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
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
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見兀二族受虜僞補世衡招
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
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
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
是人人自勵雖屠販娼優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世
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
披荆棘立青澗城若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詔勿問及徙
環州詣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
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

元昊之據承平寨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禱巢穴文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我不如閒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等果無功未幾賊復掠土搃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比至托拔谷敗其眾以功遷右驎使還軍屯永平寨又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眾由廳子部西濟大里河屠禮萬多務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陞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五月癸卯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管句鄜府軍馬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敕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旣不得鈔隨以兵數萬趨

柏子寨邀我歸亢所將纔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勵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遂戰於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岳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憊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強議未可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

乃徙亢高陽 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

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光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弗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 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范仲

淹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龐籍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侍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令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

閏九月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於定川寨先是
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救之 己卯
坐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
千餘人爲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爲殿後 戊子進屯五谷口

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
皆白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爲先鋒趙瑜總奇
兵爲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卽離軍夜至安
遠堡比一里而舍 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
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
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
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麟等分兵屯鎮戎城六里夜則入

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眾數倍銳甚爲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旣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牒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入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

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橋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眾劉賀帥蕃兵戰於河西不勝餘眾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川葉燮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駭奔懷敏爲眾所擁蹂躪幾死與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鬪及以騎軍回合禦賊賊眾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西隅臨西北諄曰爾得非部署聽上點陣圖者耶爾善屯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

二鼓懷敏齋號召郝從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眾不從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爲先鋒劉賀許思純爲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爲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鞭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謀郭京及指使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驟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

純李良臣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都巡檢司監押
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
六百餘匹悉陷於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
趙政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不得動及前陣已去
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恩領軍三千保
蓮華堡劉湛向進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
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自劉
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
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
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冬十月西鄜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貢州刺史王信爲保州刺

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西上閣門使狄青爲秦州刺史涇原
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爲西上閣門使
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
本路經略安撫使招討副使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
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
賊踰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閒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
直張迴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賊彭陽西裨將夏侯觀以爲
眾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而陣未成賊騎來犯
短兵接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賊徘徊不
進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逐
斬首千餘級 先是以西邊將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

宮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制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手詔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拔令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狄青時亦被召會寇渭州急乃命圖形以進 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

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使沿邊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郵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爲左諫議大夫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旋帝始聞定川事

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
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密疏乞賜貶
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
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而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并
罷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
祿而已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琦又言朝廷
定著不可以恩亂皆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遷其官琦辭所
遷官曰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賊犯鄰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
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遷不聽 癸丑贈懷敏等官有差懷敏
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
變遂至覆軍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爲龍圖閣

直學士刑部郎中降知虢州坐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爲寨以羸師誘寇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勝勢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沿奏易之不聽故及此

三年正月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勛

來納款

議元昊納款事見經制西夏要略門

庚戌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龍

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也於是許賀從勛赴闕 癸卯著作佐郎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勛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中書樞密院議從勛以所

齋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齋
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
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
屬其宴使人坐朵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
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權場於保安軍歲
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齋之許進奉乾
元節及賀正其緣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勛等
同往議定以聞 乙酉元昊復遣呂你爲定幸捨寮黎同聿
曩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
執前議也 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王復遣尹與則揚
守素來議事鄜延經略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

岳等與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資次遷一資

四年冬十月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卽以歸朝廷歲賜乞如常數不致改更臣更不以它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爲好倘君親之議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 庚寅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服今日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焉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 乙未冊命元昊爲夏國主更名曩霄其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眾

保於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啟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
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
旨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愍內奮誓言外昭要質
天地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子爽
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
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朝對衣黃金
帶銀鞍勒馬銀絹茶等物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
官屬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然朝廷每遣
使住館於宥州 夏國主初遣關律則來賀正旦自是歲以
爲常時律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時也 甲申詔曰朕以元
元之故已赦曩霄罪復許爲藩臣納誓寢兵與之更始朕念

與師以來陝西軍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等
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茲皆勿責蠲其稅之半
麟府州常爲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並
與免今年取解

五月夏國主曩霄遣使來謝冊命

八月詔陝西河東嚴戒邊吏毋得輒有生事 辛未詔班歷

於夏國

太平治蹟類卷七

昔月海神廟其糾繫四軍一

徵食慈母心齊而長慈之

歸州縣士一應前除兩奉並

撫州命

吳興州縣於此場 平水臨也